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二十四上

宋　袁樞　撰

梁氏亂亡 陳霸先篡梁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夏四月乙巳昭明太子統卒　五月丙申立太子母弟晉安王綱為皇太子朝野多以為不順司議侍郎周弘正嘗為晉安王主簿乃奏記曰謙讓道廢多歷年所伏惟明大王殿下天挺將聖四海歸

仁是以皇上發德音以大王為儲副意者顧聞殿下抗目夷上仁之義執子臧大賢之節逃玉輿而弗乘棄萬乘如脫屣庶改浇競之俗以大吳國之風古有其人今聞其語能行之者非殿下而誰使無為之化復生於遂古讓王之道不墜於來葉豈不盛歟王不能從 六月癸丑立華容公歡為豫章王其弟枝江公譽為河東王曲阿公詧為岳陽王上以人言不息故封歡兄弟以大郡用慰其心

中大同元年上年高諸子心不相下互相猜忌邵陵王綸為丹楊尹湘東王繹在江州武陵王紀在益州皆權侔人主太子綱惡之嘗選精兵以衛東宮八月以綸為南徐州刺史　冬十月乙亥以前東揚州刺史岳陽王詧為雍州刺史上捨詧兄弟而立太子綱内常愧之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故用詧兄弟迭為東揚州以慰其心詧兄弟亦内懷不平詧以上衰老朝多秕政遂蓄聚貨財折節下士招募勇敢左右至數千人以襄陽

形勝之地梁業所基遇亂可以圖大功乃克己為政撫循士民數施恩惠延納規諫所部稱治

太清三年　初上以河東王譽為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為雍州刺史代岳陽王詧纘恃其才望輕譽少年迎候有闕譽至檢括州府付度事留纘不遣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恐為所害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纘與湘東王繹有舊欲因之以殺譽兄弟乃如江陵及臺城陷諸王各還州鎮譽自湖口歸湘州桂陽

王慥以荆州督府留軍江陵欲待繹至拜謁乃還信州纘遺繹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亦遣使告繹云桂陽留此欲應譽詧繹懼鑿船沉米斬纜自蠻中步道馳歸江陵囚慥殺之　湘東王繹之入援也令所督諸州皆發兵雍州刺史岳陽王詧遣府司馬劉方貴將兵出漢口繹召詧使自行詧不從方貴潛與繹相知謀襲襄陽未發會詧以它事召方貴方貴以為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軍

攻之繹厚資遣張纘使赴鎮纘至大堤詧已拔樊城斬方貴繹至襄陽詧推遷未去但以城西白馬寺處之詧猶總軍府之政聞臺城陷遂不受代助防杜岸紿纘曰觀岳陽勢不容使君不如且往西山以避禍岸既襄陽豪族兄弟九人皆以驍勇著名纘乃與岸結盟著婦人衣乘青布輿逃入西山詧使岸將兵追擒之纘乞為沙門更名法纘詧許之　夏五月丙辰上殂　辛巳太子即皇帝位　六月上甲侯韶自建康出犇江陵稱受高

祖密詔徵兵以湘東王繹為侍中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承制自餘藩鎮並加位號　湘州刺史河東王譽驍勇得士心湘東王繹將討侯景遣使督其糧衆譽曰各自軍府何忽隷人使者三返譽不與湘東王世子方等請討之繹乃以少子安南侯方矩為湘州刺史使方等將精卒二萬送之方等將行謂所親曰是行也吾必死之死得其所吾復奚恨　湘東世子方等軍至麻溪河東王譽將七千人擊之方等軍敗溺死安南

侯方矩收餘衆還江陵湘東王繹無戚容　西江督護陳霸先起兵討侯景　湘東王繹遣竟陵太守王僧辯信州刺史東海鮑泉擊湘州分給兵糧刻日就道僧辯以竟陵部下未盡至欲俟衆集然後行與泉入白繹求申期日繹疑僧辯觀望案劍厲聲曰卿憚行拒命欲同賊邪今唯有死耳因斫僧辯中其左髀悶絶久之方蘇即送獄泉震怖不敢言僧辯母徒行流涕入謝自陳無訓繹意解賜以良藥故得不死丁卯鮑泉獨將兵擊湘

州　秋八月己亥鮑泉軍于石椁寺河東王譽逆戰而敗辛丑又敗于橘洲戰及溺死者萬餘人譽退保長沙泉引軍圍之　九月河東王譽告急於岳陽王詧詧留諮議參軍濟陽蔡大寶守襄陽帥衆二萬騎二千伐江陵以救湘州湘東王繹大懼遣左右就獄中問計於王僧辯僧辯具陳方畧繹乃赦之以為城中都督乙卯詧至江陵作十三營以攻之會大雨平地水深四尺詧軍氣沮繹與新興太守杜崱有舊密邀之乙丑崱與兄岸

岸弟幼安兄子龕各帥所部降于繹岸請以五百騎襲襄陽晝夜兼行去襄陽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寳奉詧母龔保林登城拒戰詧聞之夜遁棄糧食金帛鎧仗於湕水不可勝紀張纉病足詧載以隨軍及敗走守者恐為追兵所及殺之棄尸而去詧至襄陽岸犇廣平依其兄南陽太守巘　湘東王繹以鮑泉圍長沙久不克怒之以平南將軍王僧辯代為都督數泉十罪命舍人羅重懽與僧辯偕行泉聞僧辯來愕然曰得王竟陵來助

我賊不足平拂席待之僧辯入背泉而坐曰鮑郎卿有罪令旨使我鎖卿卿勿以故意見期使重幃宣令鎖之牀側泉為啟自申且謝淹緩之罪繹怒解遂釋之　冬十一月岳陽王詧使將軍薛暉攻廣平拔之獲杜岸送襄陽詧拔其舌鞭其面支解而烹之又發其祖父墓焚其骸而揚之以其頭為漆椀詧既與湘東王繹為敵恐不能自存遣使求援於魏請為附庸丞相泰令東閤祭酒滎權使於襄陽繹使司州刺史柳仲禮鎮竟陵以

圖詧詧懼遣其妃王氏及世子嶚為質於魏丞相泰欲經畧江漢以開府儀同三司楊忠都督三荆等十五州諸軍事鎮穰城仲禮至安陸安陸太守栁勰以城降之仲禮留長史馬岫與其弟子禮守之帥衆一萬趣襄陽泰遣楊忠及行臺僕射長孫儉將兵擊仲禮以救詧魏楊忠將至義陽太守馬伯符以下溠城降之忠以伯符為鄉導伯符岫之子也　十二月魏楊忠拔隨郡執太守桓和

簡文帝大寶元年春正月陳霸先進軍南康湘東王繹承制授霸先明威將軍交州刺史　魏楊忠圍安陸柳仲禮馳歸救之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猝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師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可克克仲禮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定也乃選騎二千銜枚夜進敗仲禮於漴頭獲仲禮及其弟子禮盡俘其衆馬岫以安陸

别將王叔孫以竟陵皆降於忠於是漢東之地盡入于魏　二月魏楊忠乘勝至石頭欲進逼江陵湘東王繹遣舍人庾恪說忠曰詧來伐叔而魏助之何以使天下歸心忠遂停湕北繹遣舍人王孝祀等送子方畧為質以求和魏人許之繹與忠盟曰魏以石城為封梁以安陸為界請同附庸并送質子貿遷有無永敦鄰睦忠乃還　邵陵王綸欲救河東王譽而兵糧不足乃致書於湘東王繹曰天時地利不及人和況乎手足肱支豈可

相害今社稷危恥創巨痛深唯應剖心嘗膽泣血枕戈其餘小忿或宜容貰若外難未除家禍仍構料今訪古未或不亡夫征戰之理唯求克勝至於骨肉之戰愈勝愈酷捷則非功敗則有喪勞兵損義虧失多矣侯景之軍所以未窺江外者良為藩屏盤固宗鎮疆密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川疑迫何以自安必引進魏軍以求形援弟若不安家國去矣必希解湘州之圍存社稷之計繹復書陳譽過惡不赦且曰昝引揚忠來相侵逼頗

遵談笑用却秦軍曲直有在不復自陳臨湘旦平暮便即路綸得書投之於案慷慨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於斯湘州若敗吾亡無日矣　夏四月邵陵王綸在郢州以聽事為正陽殿內外齋閤悉加題署其部下陵暴軍府郢州將佐莫不怨之諮議參軍江仲舉南平王恪之謀主也說恪圖綸恪驚曰若我殺邵陵寧靜一鎮荆益兄弟必皆內喜海內若平則以大義責我矣且巨逆未梟骨肉相殘自亡之道也卿且息之仲舉不從部分諸

將刻日將發謀泄綸壓殺之恪狼狽往謝綸曰羣小所作非由兄也兇黨已斃兄勿深憂　王僧辯急攻長沙辛巳克之執河東王譽斬之傳首江陵湘東王繹反其首而葬之繹以僧辯爲左衛將軍加侍中鎭西長史六月魏人欲令岳陽王詧發哀嗣位詧辭不受丞相泰使榮權冊命詧爲梁王始建臺置百官　秋七月辛酉梁王詧入朝于魏　邵陵王綸大脩鎧仗將討侯景湘東王繹惡之八月甲午遣左衛將軍王僧辯信州刺史

鮑泉等帥舟師一萬東趣江郢聲言拒任約且云迎邵陵王還江陵授以湘州　九月王僧辯軍至鸚鵡洲郢州司馬劉龍虎等潛送質於僧辯邵陵王綸聞之遣其子威正侯礩將兵擊之龍虎敗犇于僧辯綸以書責僧辯曰將軍前年殺人之姪今歲伐人之兄以此求榮恐天下不許僧辯送書于湘東王繹繹命進軍辛酉綸集其麾下於西園涕泣言曰我本無他志在滅賊湘東常謂與之爭帝遂爾見伐今日欲守則交絕糧儲欲戰

則取笑千載不容無事受縛當於下流避之麾下壯士爭請出戰綸不從與碩自倉門登舟北出僧辯入據郢州繹以南平王恪為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世子方諸為郢州刺史王僧辯為領軍將軍綸過鎮東將軍裴之高於道之高之子畿掠其軍器綸與左右輕舟奔武昌澗飲寺僧濾馨匿綸於巖穴之下綸長史韋質司馬姜律等聞綸尚存馳往迎之說七栅流民以求糧仗綸出營巴水流民八九千人附之稍收散卒屯于齊昌遣使

請降于齊齊以綸為梁王　岳陽王詧還襄陽　冬十一月甲子南平王恪帥文武拜牋推湘東王繹為相國總百揆繹不許　十二月邵陵王綸在汝南脩城池集士卒將圖安陸魏安州刺史馬祐以告丞相泰泰遣楊忠將萬人救安陸

二年春正月魏楊忠圍汝南李素戰死二月乙亥城陷執邵陵攜王綸殺之投尸江岸岳陽王詧取而葬之

齊遣散騎常侍曹文皎使于江陵湘東王繹使兼散騎

常侍王子敏報之　三月己未齊以湘東王繹為梁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　岳陽王詧聞侯景克郢州遣蔡大寶將兵一萬進據武寧遣使至江陵詐稱赴援衆議欲荅以侯景已破令其退軍湘東王繹曰今語以退軍是趣之令進也乃使謂大寶曰岳陽累啓連和不相侵犯卿那忽據武寧今當遣天門太守胡僧祐精甲二萬鐵馬五千頓㵎水待時進軍詧聞之召其軍還僧祐南陽人也　秋八月侯景廢帝為晉安王下詔迎豫章

王棟壬戌棟即帝位　九月己亥湘東王繹以尚書令王僧辯為江州刺史江州刺史陳霸先為東揚州刺史

冬十月壬寅侯景弒太宗　王僧辯等聞太宗殂丙辰啟湘東王繹請上尊號繹弗許　十一月乙亥王僧辯復上表勸進湘東王繹不許　己丑豫章王棟禪位于侯景景封棟為淮陰王

元帝承聖元年春三月己丑王僧辯等上表勸進且迎都建業不許辛卯宣猛將軍朱買臣沈豫章王棟於水

夏四月王僧辯啟陳霸先鎮京口　五月庚午司空南平王恪等復勸進湘東王猶不受庚辰以南平王恪為揚州刺史甲申以王僧辯為司徒鎮衛將軍封長寧公陳霸先為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長城縣侯

齊主使其散騎常侍曹文皎等來聘湘東王使散騎常侍柳暉等報之　齊主使潘樂郭元建將兵圍秦郡行臺尚書辛術諫曰朝廷與湘東王信使不絕陽平侯景之土取之可也今王僧辯已遣嚴超達守秦郡於義何

得復爭之且水潦方降不如班師弗從陳霸先命別將徐度引兵助秦郡固守齊衆七萬攻之甚急王僧辯使左衛將軍杜崱救之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於士林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北遁猶以通好不窮追也　六月立安南侯方矩為王太子　齊政煩賦重江北之民不樂屬齊其豪傑數請兵於王僧辯僧辯以與齊通好皆不許　秋七月廣陵僑人朱盛等潛聚黨數千人謀襲殺齊刺史溫仲邕遣使

求援於陳霸先云已克其外城霸先使告僧辯僧辯曰人之情偽未易可測若審克外城亟須應援如其不爾無煩進軍使未報霸先已濟江僧辯乃命武州刺史杜崱等助之會盛等謀泄霸先因進軍圍廣陵　九月甲戌司空南平王恪卒甲申以王僧辯為揚州刺史　齊主使告王僧辯陳霸先曰請釋廣陵之圍必歸廣陵歷陽兩城霸先引兵還京口江北之民從霸先濟江者萬餘口湘東王以霸先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

徐州刺史徵霸先世子昌及兄子頊詣江陵以昌爲員外散騎常侍頊爲領直霸公卿藩鎮數勸進於湘東王十一月丙子世祖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赦是日帝不升正殿公卿陪列而已　己卯立王太子方矩爲皇太子更名元良皇子方智爲晉安王方畧爲始安王方等之子莊爲永嘉王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民戸著籍者

不盈三萬而已

二年春正月王僧辯發建康承制使陳霸先代鎮揚州

秋八月下詔將還建康領軍將軍胡僧祐太府卿黄羅漢吏部尚書宗懔御史中丞劉瑴諫曰建業王氣已盡與虜止隔一江若有不虞悔無及也且古老相承云荆州洲數滿百當出天子今枝江生洲百數已滿陛下龍飛是其應也上令朝臣議之黄門侍郎周弘正尚書右僕射王褒曰今百姓未見輿駕入建康謂是列國諸

王願陛下從四海之望時羣臣多荆州人皆曰弘正等東人也志願東下恐非良計弘正面折之曰東人勸東謂非良計君等西人欲西豈成長策上笑又議於後堂會者五百人上問之曰吾欲還建康諸卿以為如何衆莫敢先對上曰勸吾去者左袒左袒者過半武昌太守朱買臣言於上曰建康舊都山陵所在荆鎮邊疆非王者之宅願陛下勿疑以致後悔臣家在荆州豈不願陛下居此但恐是臣富貴非陛下富貴耳上使術士杜景

豪卜之不吉對上曰未去退而言曰此兆為鬼賊所留也上以建康彫殘江陵全盛意亦安之卒從僧祐等議

九月庚午詔王僧辯還鎮建康陳霸先復還京口

齊主使郭元建治水軍二萬餘人於合肥將襲建康納湘潭侯退又遣將軍邢景遠步大汗薩帥衆繼之陳霸先在建康聞之白上上詔王僧辯鎮姑孰以禦之

冬十月己酉王僧辯至姑孰遣婺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吳興太守裴之横築壘東關以待齊師

閏月丁

丑南豫州刺史侯瑱與郭元建戰於東關齊師大敗溺死者萬計湘潭侯退復歸于鄴王僧辯還建康　十一月丙寅上使侍中王琛使於魏太師泰陰有圖江陵之志梁王詧聞之益重其貢獻

三年春正月陳霸先自丹徒濟江圍齊廣陵秦州刺史嚴超達自齊郡進圍涇州南豫州刺史侯瑱吳郡太守張彪皆出石梁為之聲援　三月己酉魏侍中宇文仁恕來聘會齊使者亦至江陵帝接仁恕不及齊使仁恕

歸以告太師泰帝又請據舊圖定疆境辭頗不遜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荆州刺史長孫儉屢陳攻取之策泰徵儉入朝問以經畧復命還鎮密為之備馬伯符密使告帝帝弗之信　夏四月丙寅上使散騎常侍庾信等聘於魏　癸酉以陳霸先為司空　五月散騎郎新野庾季才言於上曰去年八月丙申月犯心中星今月丙戌赤氣干北斗心為天王丙主楚分臣恐建子之月有大兵入江陵陛下宜留重

臣鎮江陵整旆還都以避其患假令魏虜侵蹙止失荆湘在於社稷猶得無慮上亦曉天文知楚有災歎曰禍福在天避之何益　六月壬午齊步大汗薩將兵四萬趣涇州王僧辯使侯瑱張彪自石梁引兵助嚴超達拒之瑱彪遲留不進將軍尹令思將萬餘人謀襲盱眙齊冀州刺史段韶將兵討東方白額於宿預廣陵涇州皆來告急諸將患之韶曰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彊者從之霸先等外託同德內有離心諸君不足憂吾

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攜等圍宿預自引兵倍道趣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意齊兵猝至望風退走韶進擊趙達破之回趣廣陵陳霸先解圍走杜僧明還丹徒侯瑱張彪還秦郡　秋九月乙巳魏遣柱國常山公于謹中山公宇文護大將軍楊忠將兵五萬入寇冬十月壬戌發長安長孫儉問謹曰為蕭繹之計將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楊上策也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軍中策也若難於移動據

守羅郭下策也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下策儉曰何故謹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畧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所以知其用下策也癸亥武寧太守宗均告魏兵且至帝召公卿議之領軍胡僧祐太府卿黄羅漢曰二國通好未有嫌隙必應不爾侍中王琛曰臣揣宇文容色必無此理乃復使琛使魏丙寅于謹至樊鄧梁王詧帥衆會之丁卯内外戒

嚴王琛至石梵未見魏軍馳書報黄羅漢曰吾至石梵境上帖然前言皆兒戲耳帝聞而疑之辛未帝使主書李膺至建康徵王僧辯為大都督荆州刺史命陳霸先徙鎮揚州僧辯遣豫州刺史侯瑱帥程靈洗等為前軍兖州刺史杜僧明帥吳明徹等為後軍甲戌帝夜登鳳凰閣徙倚歎息曰客星入翼軫今必敗矣嬪御皆泣陸法和聞魏師至自郢州入漢口將赴江陵帝使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瀇和還州堊其城門

著衰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十一月帝大閲於津陽門外遇北風暴雨輕輦還宮癸未魏軍濟漢于謹令宇文護楊忠帥精騎先據江津斷東路甲申護克武寧執宗均是日帝乘馬出城行柵插木為之周圍六十餘里以領軍將軍胡僧祐都督城東諸軍事尚書右僕射張綰為之副左僕射王襃都督城西諸軍事四廂領直元景亮為之副王公已下各有所守丙戌命太子巡行城樓令居人助運木石夜魏軍至黄華去江陵四十里丁亥

至柵下戊子嶲州刺史裴畿畿弟新興太守機武昌太守朱買臣衡陽太守謝荅仁開枇杷門出戰裴機殺魏儀同三司胡文伐畿之高之子也帝徵廣州刺史王琳為湘州刺史使引兵入援丁酉柵内火焚數千家及城樓二十五帝臨所焚樓望魏軍濟江四顧歎息是夜遂止宫外宿民家己亥移居祇洹寺于謹令築長圍中外信命始絶庚子信州刺史徐世譜晉安王司馬任約等築壘於馬頭遥為聲援是夜帝廵城猶口占為詩羣臣

亦有和者帝裂帛為書趣王僧辯曰吾忍死待公可以至矣壬寅還宫癸卯出長沙寺戊申王褒胡僧祐朱買臣謝荅仁等開門出戰皆敗還己酉帝移居天居寺癸丑移居長沙寺朱買臣按劒進曰唯斬宗懔黄羅漢可以謝天下帝曰曩實吾意宗黄何罪二人退入衆中王琳軍至長沙鎮南府長史裴政請間道先報江陵至百里洲為魏人所獲梁王詧謂政曰我武皇帝之孫也不可為爾君乎若從我計貴及子孫如或不然腰領分矣

政詭曰唯命詧鎖之至城下使言曰王僧辯聞臺城被圍已自為帝王琳孤弱不復能至政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間使被擒當碎身報國監者擊其口詧怒命速殺之西中郎參軍蔡大業諫曰此民望也殺之則荆州不可下矣乃釋之政之禮之子大業大寶之弟也時徵兵四方皆未至甲寅魏人百道攻城城中負戶蒙楯胡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行賞罰衆咸致死所向摧殄魏不得前俄而僧祐中流矢死

內外大駭魏悉衆攻柵反者開西門納魏師帝與太子王裒謝答仁朱買臣退保金城令汝南王大封晉熙王大圓質於于謹以請和魏軍之初至也衆以王僧辯子侍中顗可為都督帝不用更奪其兵使與左右十人入守殿中及胡僧祐死乃用為都督城中諸軍事裴畿歷陽侯峻皆出降于謹以機手殺胡文伐並殺之峻淵猷之子也時城南雖破而城北諸將猶苦戰日暝聞城陷乃散帝入東閣竹殿命舍人高善寶焚古今圖

書十四萬卷將自赴火宮人左右共止之又以寶劍擊柱令折歎曰文武之道今夜盡矣乃使御史中丞王孝祀作降文謝答仁朱買臣諫曰城中兵衆猶彊乘闇突圍而出賊必驚因而薄之可度江就任約帝素不便走馬曰事必無成秪增辱耳答仁求自扶帝以問王襃襃曰答仁侯景之黨豈足可信成彼之勲不如降也答仁又請守子城收兵可得五千人帝然之即授城中大都督配以公主既而召王襃謀之以為不可答仁請入不

得歐血而去于謹徵太子為質帝使王裒送之謹子以裒善書給之紙筆裒乃書曰柱國常山公家奴王裒有頃黄門郎裴政犯門而出帝遂去羽儀文物白馬素衣出東門抽劒擊闔曰蕭世誠一至此乎魏軍士度塹牽其轡至白馬寺北奪其所乘駿馬以駑馬代之遣長壯胡人手扼其背以行逢于謹胡人牽帝使拜梁王詧使鐵騎擁帝入營囚于烏幔之下甚為詧所詰辱帝性殘忍且懲高祖寛縱之弊故為政尚嚴及魏師圍城獄中

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悉令棓殺之事未成而城陷十二月丙辰徐世譜任約退戍巴陵于謹逼帝使為書名王僧辯帝不可使者曰王今豈得自由帝曰我既不自由僧辯亦不由我又從長孫儉求宮人王氏荀氏及幼子犀首儉並還之或問何意焚書帝曰讀書萬卷猶有今日故焚之　辛未帝為魏人所殺梁王詧遣尚書傅準監刑以土囊隕之詧使以布帊纏尸斂以蒲席束以白茅葬於津陽門外並殺愍懷

太子元良始安王才畧桂陽王大成等世祖性好書常令左右讀書晝夜不絕雖熟聽卷猶不釋或差誤及欺之帝輒驚寤作文章援筆立就常言我韜於文士愧於武夫論者以為得言魏立梁王詧為梁主資以荆州之地延袤三百里仍取其雍州之地詧居江陵東城魏置防主將兵居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内實防之以前儀同三司王悦留鎮江陵于謹收府庫珍寶及宋渾天儀梁銅晷表大玉徑四尺及諸灋物盡俘王公以

下及選百姓男女數萬口為奴婢分賞三軍驅歸長安小弱者皆殺之得免者三百餘家而人馬所踐及凍死者什二三魏師之在江陵也梁王詧將尹德毅説詧曰魏虜貪惏肆其殘忍殺掠士民不可勝紀江東之人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為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為國今魏之精鋭盡萃于此若殿下為設享會請于謹等為歡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諸將掩其營壘大殲羣醜俾無遺類收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

武羣寮隨材銓授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
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晷刻之間大功可立
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願殿下恢弘遠畧勿懷匹
夫之行詧曰卿此筴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厚未可背
德若遽為卿計人將不食吾餘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又
失襄陽詧乃歎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王僧辯陳霸先
共奉江州刺史晉安王方智為太宰承制王褒王克劉
瑴宗懍殷不害及尚書右丞吳興沈炯至長安太師泰

皆厚禮之

敬帝紹泰元年春正月壬午朔邵陵太守劉棻將兵援江陵至三百里灘部曲宋文徹殺之帥其衆還據邵陵

梁王詧即皇帝位於江陵改元大定追尊昭明太子為昭明皇帝廟號高宗妃蔡氏為昭德皇后尊其母龔氏為皇太后立妻王氏為皇后子巋為皇太子賞刑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於魏則稱臣奉其正朔至於官爵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勳級則兼用柱國等名以諮議

參軍蔡大寶為侍中尚書令參掌選事外兵參軍太原王操為五兵尚書大寶嚴整有智謀雅達政事文辭贍速後梁主推心任之以為謀主比之諸葛孔明操亦亞之追贈邵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　齊主使清河王岳將兵攻魏安州以救江陵岳至義陽江陵陷因進軍臨江郢州刺史陸灋和及儀同三司宋蒞舉州降之長史江夏太守王岷不從殺之甲午齊名岳還使儀同三司清都慕容儼戍郢州王僧辯

遣江州刺史侯瑱攻郢州任約徐世譜宜豐侯循皆引兵會之　辛丑齊立貞陽侯淵明為梁主使其上黨王渙將兵送之徐陵湛海珍等皆聽從淵明歸貞陽侯陷魏事見侯景之亂　二月癸丑晉安王至自尋陽入居朝堂即梁王位時年十三以太尉王僧辯為中書監録尚書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加陳霸先征西大將軍　齊主先使殿中尚書邢子才馳傳詣建康與王僧辯書以為嗣主冲藐未堪負荷彼貞陽侯梁武猶子

長沙之𢀸以年以望堪保金陵故置爲梁主納於彼國卿宜部分舟艫迎接令主并心一力善建良圖乙卯貞陽侯淵明亦與僧辯書求迎僧辯復書曰嗣主體自宸極受於文祖明公儻能入朝同奬王室伊呂之任僉曰仰歸意在主盟不敢聞命甲子齊以陸瀍和爲都督荆雍等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又以宋蒞爲郢州刺史蒞弟𨕖爲湘州刺史甲戌上黨王渙克譙郡己卯淵明又與僧辯書僧辯不從　故劉棻主帥

趙朗殺宋文徹以邵陵歸于王琳　三月貞陽侯淵明至東關散騎常侍裴之横禦之丙戌齊克東關斬裴之横俘數千人王僧辯大懼出屯姑孰謀納淵明　夏五月王琳迎永嘉王莊送之建康　王僧辯遣使奉啟於貞陽侯淵明定君臣之禮又遣别使奉表於齊以子顯及顯母劉氏弟子世珍為質於淵明遣左民尚書周弘正至歷陽奉迎因求以晉安王為皇太子淵明許之淵明求度衛士三千僧辯慮其為變止受散卒千人庚子

遣龍舟灋駕迎之淵明與齊上黨王渙盟於江北辛丑自采石濟江於是梁輿南度齊師北返僧辯疑齊擁檝中流不敢就西岸齊侍中裴英起衛送淵明與僧辯會于江寧癸卯淵明入建康望朱雀門而哭道逆者以哭對丙午即皇帝位改元天成以晉安王為皇太子王僧辯為大司馬陳霸先為侍中　六月齊慕容儼始入郢州而侯瑱等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乘間出擊瑱等軍大破之城中食盡煑草木根葉及靴皮帶

角食之與士卒分甘共苦堅守半歲人無異志貞陽侯淵明立乃命瑱等觧圍瑱還鎮豫章齊人以城在江外難守因割以還梁儼歸望齊主悲不自勝齊主呼前執其手脫帽看髮歎息久之　吳興太守杜龕王僧辯之壻也僧辯以吳興為震州用龕為刺史又以其弟侍中僧愔為豫章太守　壬子齊王以梁國稱藩詔凡梁民悉遣南還　初王僧辯與陳霸先共滅侯景情好甚篤僧辯為子頠娶霸先女會僧辯有母喪未成昏僧辯居

石頭城霸先在京口僧辯推心待之頠兄顗屢諫不聽及僧辯納貞陽侯淵明霸先遣使苦爭之往返數四僧辯不從霸先竊歎謂所親曰武帝子孫甚多唯孝元能復讎雪耻其子何罪而忽廢之吾與王公並處託孤之地而王公一旦改圖外依戎狄援立非次其志欲何所為乎乃密具袍數千領及錦綵金銀為賞賜之具會有告齊師大舉至壽春將入寇者僧辯遣記室江旰告霸先使為之備霸先因是留旰於京口舉兵襲僧辯九月

壬寅名部將侯安都周文育及安陸徐度錢塘杜稜謀之稜以為難霸先懼其謀泄以手巾絞稜悶絶于地因閉於別室部分將士分賜金帛以弟子著作郎曇朗鎮京口知留府事使徐度侯安都帥水軍趨石頭霸先帥馬步自江乘羅落會之是夜皆發名杜稜與同行知其謀者唯安都等四將外人皆以為江盱徵兵禦齊不之怪也甲辰安都引舟艦將趣石頭霸先控馬未進安都大懼追霸先罵曰今日作賊事勢已成生死須決在後

欲何所望若敗俱死後期得免斫頭邪霸先曰安都嗔我乃進安都至石頭城北棄舟登岸石頭城北接岡阜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内衆隨而入進及僧辯卧室霸先兵亦自南門入僧辯方視事外白有兵俄而兵自内出僧辯遽走遇子顗與俱出閤帥左右數十人苦戰于聽事前力不敵走登南門樓拜請求哀霸先欲縱火焚之僧辯與顗俱下就執霸先曰我有何辠公欲與齊師賜討且曰何意全無備僧辯

曰委公北門何謂無備是夜霸先縊殺僧辯父子既而
竟無齊兵亦非霸先之譎也前青州刺史新安程靈洗
帥所領救僧辯力戰於石頭西門軍敗霸先遣使招諭
久之乃降霸先深義之以為蘭陵太守使助防京口乙
巳霸先為檄布告中外列僧辯罪狀且曰資斧所指唯
王僧辯父子兄弟其餘親黨一無所問丙午貞陽侯淵
明遜位出就邸百僚上晉安王表勸進冬十月己酉晉
安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中外文武賜位一等以貞陽

侯淵明為司徒封建安公告齊云僧辯陰圖篡逆故誅之仍請稱臣於齊永為藩國齊遣行臺司馬恭與梁人盟于歷陽　壬子加陳霸先尚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將軍揚南徐二州刺史　杜龕恃王僧辯之勢素不禮於陳霸先在吳興每以法繩其宗族霸先深怨之及將圖僧辯密使兄子蒨還長城立柵以備龕僧辯死龕據吳興拒霸先義興太守韋載以郡應之吳郡太守王僧智僧辯之弟也亦據城拒守陳蒨至長城收兵纔

數百人杜龕遣其將杜泰將精兵五千奄至將士相視
失色僧言笑自若部分益明衆心乃定泰日夜苦攻數
旬不克而退霸先使周文育攻義興義興屬縣卒皆霸
先舊兵善用弩韋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
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死故每發輒斃一
人文育軍稍却載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杜龕
遣其從弟北叟將兵拒戰北叟敗歸于義興霸先聞文
育軍不利辛未自表東討留高州刺史侯安都石州刺

史杜稜宿衛臺省甲戌軍至義興丙子拔其水柵譙秦二州刺史徐嗣徽從弟嗣先僧辯之甥也僧辯死嗣先亡就嗣徽嗣徽以州入于齊及陳霸先東討義興嗣徽密結南豫州刺史任約將精兵五千乘虛襲建康是日入據石頭游騎至闕下侯安都閉門藏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闚賊者斬及夕嗣徽等收兵還石頭安都夜為戰備將旦嗣徽等又至安都帥甲士三百開東西掖門出戰大破之嗣徽等犇還石頭不敢復逼臺城

陳霸先遣韋載族弟翽齎書諭戰丁丑載及杜北叟皆降霸先厚撫之以翽監義興郡引載置左右與之謀議霸先卷甲還建康使周文育討杜龕救長城將軍黄他攻王僧智於吳郡不克霸先使寧遠將軍裴忌助之忌選所部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譟薄之僧智以為大軍至輕舟犇吳興忌入據吳郡因以忌為太守十一月己卯齊遣兵五千度江據姑孰以應徐嗣徽任約陳霸先使合州刺史徐度立柵於冶城

庚寅齊又遣安州刺史翟子崇楚州刺史劉士榮淮州刺史栁達摩將兵萬人於胡墅度米三萬石馬千匹入石頭霸先問計於韋載載曰齊師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畧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因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分兵絶彼之糧運使進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霸先從之癸未使侯安都夜襲胡墅燒齊船千餘艘仁威將軍周鐵虎斷齊運輸擒其北徐州刺史張領州仍遣韋載於大航築侯景故壘使杜

稜守之齊人於倉門水南立二栅與梁兵相拒壬辰齊大都督蕭軌將兵屯江北　甲辰徐嗣徽等攻冶城栅陳霸先將精甲自西明門出擊之嗣徽等大敗留柳達摩等守城自往采石迎齊援　十二月癸丑侯安都襲秦郡破徐嗣徽栅俘數百人收其家得其琵琶及鷹遣使送之曰昨至弟處得此今以相還嗣徽大懼丙辰陳霸先對冶城立航悉度衆軍攻其水南二栅柳達摩等度淮置陳霸先督兵疾戰縱火燒栅齊兵大敗爭舟相

擠溺死者以千數呼聲震天地盡收其船艦是日嗣徽

與任約引齊兵水步萬餘人還據石頭霸先遣兵詣江

寧據要險嗣徽等水步不敢進頓江寧浦口霸先遣侯

安都將水軍襲破之嗣徽等單舸脫走盡收其軍資器

械己未霸先四面攻石頭城中無水升水直絹一匹庚

申達摩遣使請和於霸先且求質子時建康虛弱糧運

不繼朝臣皆欲與齊和請以霸先從子曇朗為質霸先

曰今在位諸賢欲息肩於齊若違衆議謂孤愛曇朗不

卹國家今決遣曇朗棄之寇庭齊人無信謂我微弱必當背盟齊寇若來諸君須為孤力鬭也乃以曇朗及永嘉王莊丹陽尹王冲之子珉為質與齊人盟於城外將士恣其南北辛酉霸先陳兵石頭南門送齊人歸北徐嗣徽任約皆犇齊收齊馬仗船米不可勝計齊主誅柳達摩壬戌齊和州長史烏丸遠自南州犇還歷陽江寧令陳嗣黄門侍郎曹朗據姑孰反霸先命侯安都等討平之霸先恐陳曇朗亡竄自帥步騎至京口迎之

太平元年春正月癸未陳霸先使從事中郎江旰說徐嗣徽使南歸嗣徽執旰送齊　陳蒨周文育合軍攻杜龕於吳興龕勇而無謀嗜酒常醉其將杜泰陰與蒨等通龕與蒨等戰敗泰因說龕使降龕然之其妻王氏曰霸先讐隙如此何可求和因出私財賞募復擊蒨等大破之既而杜泰降於蒨龕尚醉未覺蒨遣人負出於項王寺前斬之王僧智與其弟豫章太守僧愔俱犇齊東揚州刺史張彪素為王僧辯所厚不附霸先二月庚戌

陳蒨周文育輕兵襲會稽彪兵敗走入若邪山中蒨遣其將吳興章昭達追斬之東陽太守留異饋蒨糧食霸先以異為縉州刺史江州刺史侯瑱本事王僧辯亦擁兵據豫章及江州不附霸先霸先以周文育為南豫州刺史使將兵擊湓城庚申又遣侯安都周鐵虎將舟師立柵於梁山以備江州　癸亥徐嗣徽任約襲采石執戍主明州刺史張懷鈞送於齊　三月戊戌齊遣儀同三司蕭軌庫狄伏連堯難宗東方老等與任約徐嗣徽

合兵十萬入寇出柵口向梁山陳霸先帳内盪主黄叢逆擊破之齊師退保蕪湖霸先遣定州刺史沈泰等就侯安都共據梁山以禦之周文育攻湓城未克召之還夏四月丁巳霸先如梁山廵撫諸軍　侯安都輕兵襲齊行臺司馬恭於歷陽大破之俘獲萬計　五月齊人召建安公淵明詐許退師陳霸先具舟送之癸未淵明疽發背卒甲申齊兵發蕪湖庚寅入丹陽縣丙申至秣陵故治陳霸先遣周文育屯方山徐度頓馬牧杜稜頓

大航南以禦之　辛丑齊人跨淮立橋栅度兵夜至方山徐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周文育歸路文育鼓譟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艦中斬砰仍牽其艦而還嗣徽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陳霸先追侯安都徐度皆還癸卯齊兵自方山進及倪塘游騎至臺建康震駭帝總禁兵出頓長樂寺内外纂嚴霸先拒嗣徽等於白城適與周文育會將戰風

急霸先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何用古瀵抽槊上馬先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侯安都與嗣徽等戰於耕壇南安都帥十二騎突其陳破之生擒齊儀同三司乞伏無勞霸先潛撤精卒三千配沈泰度江襲齊行臺趙彦深於瓜步獲艦百餘艘粟萬斛六月甲辰齊兵潛至鍾山侯安都與齊將王敬寶戰于龍尾軍主張纂戰死丁未齊師至幕府山霸先遣别將錢明將水軍出江乘邀擊齊人糧運盡獲其船米齊軍乏食殺

馬驢食之庚戌齊軍踰鍾山霸先與衆軍分頓樂遊苑東及覆舟山北斷其衝要壬子齊軍至玄武湖西北將據北郊壇衆軍自覆舟東移頓壇北與齊人相對會連日大雨平地水丈餘齊軍晝夜坐立泥中足指皆爛懸鬲以爨而臺中及潮溝北路燥梁軍每得番易時四方壅隔糧運不至建康戶口流散徵求無所甲寅少霽霸先將戰調市人得麥飯分給軍士士皆飢疲會陳蒨饋米二千斛鴨千頭霸先命炊米煮鴨人人以荷葉裹飯婫

以鴨肉數臠乙卯未明蓐食比曉霸先帥麾下出幕府山侯安都謂其部將蕭摩訶曰卿驍勇有名千聞不如一見摩訶對曰今日令公見之及戰安都墜馬齊人圍之摩訶單騎大呼直衝齊軍齊軍披靡安都乃免霸先與吳明徹沈泰等衆軍首尾齊舉縱兵大戰安都自白下引兵横出其後齊師大潰斬獲數千人相蹂藉而死者不可勝計生擒徐嗣徽及弟嗣宗斬之以徇追犇至于臨沂其江乘攝山鍾山等諸軍相次克捷虜蕭軌東

方老王敬實等將帥凡四十六人其軍士得竄至江者縛荻筏以濟中江而溺流尸至京口翳水彌岸唯任約王僧愔得免丁巳衆軍出南州燒齊舟艦戊午大赦己未解嚴軍士以賞俘貿酒一人裁得一醉庚申斬齊將蕭軌等齊人聞之亦殺陳曇朗霸先啟解南徐州以授侯安都　秋七月丙子以陳霸先為中書監司徒揚州刺史進爵長城公餘如故　九月以陳霸先為丞相録尚書事鎮衛大將軍揚州牧義興公

陳高祖永定元年夏五月王琳將攻陳霸先霸先以侯安都周文育帥舟師會武昌以擊之事見王琳蔣鉾秋八月甲午進丞相霸先位太傅加黃鉞殊禮贊拜不名九月辛丑進丞相為相國總百揆封陳公備九錫陳國置百司　冬十月戊辰進陳公爵為王辛未梁敬帝禪位于陳　陳王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宣猛將軍沈恪勒兵入宮衛送梁主如別宮恪排闥見王叩頭謝曰恪身經事蕭氏今日不忍見此分受死耳決不奉命王嘉其意

不復逼更以溢主王僧志代之乙亥王即皇帝位于南郊還宫大赦改元奉梁敬帝為江陰王梁太后為太妃皇后為妃

二年春正月王琳求援于齊且請納梁永嘉王莊以主梁祀　三月齊發兵援送永嘉王莊於江南冊拜王琳為梁王相琳奉莊即皇帝位　乙丑上使人害梁敬帝立梁武林侯諮之子季卿為江陰王

文帝天嘉元年王琳兵敗犇齊御史中丞劉仲威奉永

嘉王莊韓齊　六月詔葬梁元帝於江寧車旗禮章悉用梁典

三年閏二月後梁主以封疆褊隘邑居殘毁干戈日用鬱鬱不得志疽發背而殂葬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巋即皇帝位改元太保

宣帝太建二年冬十月永嘉王莊卒於鄴

十三年梁主遣其弟太宰巖入賀于隋

長城公至德元年夏五月乙巳梁太子琮入朝于隋

三年梁主殂謚曰孝明皇帝廟號世宗太子琮嗣位

禎明元年秋八月隋徵梁主入朝梁主帥其羣臣二百餘人發江陵庚申至長安九月隋主廢梁國遣尚書左僕射高熲安集遺民梁中宗世宗各給守冢十戶拜梁主琮上柱國賜爵莒公

西魏取蜀

梁簡文帝大寶元年　侯景之亂太尉益州刺史武陵王紀移告征鎮使世子圓照帥兵三萬受湘東王節度

圓照軍至巴水繹授以信州刺史令屯白帝未許東下　冬十一月武陵王紀帥諸軍發城都湘東王繹遣使以書止之曰蜀人勇悍易動難安弟可鎮之吾自當滅賊又别紙云地擬孫劉各安境界情深魯衛書信恒通

二年江安侯圓正為西陽太守寬和好施歸附者衆有兵一萬湘東王繹欲圖之署為平南將軍及至弗見使南平王恪與之飲醉因囚之内省分其部曲使人告其罪荆益之釁自此起矣　冬十一月益州長史劉孝勝

等勸武陵王紀稱帝紀雖未許而大造乘輿車服

元帝承聖元年　益州刺史太尉武陵王紀頗有武略在蜀十七年南開寧州越巂西通資陵吐谷渾內脩耕桑鹽鐵之政外通商賈遠方之利故能殖其財用器甲殷積有馬八千匹聞侯景陷臺城湘東王將討之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紀以為己瑞夏四月乙巳即皇帝位改元天正立子圓照為皇太子圓正為西陽王圓滿為竟陵王圓普為譙王圓

肅爲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豐侯撝爲征西大將軍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馬王僧畧直兵參軍徐怦固諫不從僧畧僧辯之弟怦勉之從子也初臺城之圍怦勸紀速入援紀意不欲行内銜之會蜀人費合告怦反怦有與將帥書云事事往人口具紀即以爲反徵謂怦曰以卿舊情當使諸子無恙對曰生兒悉如殿下留之何益紀乃盡誅之梟首於市亦殺王僧畧永豐侯撝歎曰王事不成矣善人國之基也今先殺之不亡何

待紀徵宜封侯諮議參軍劉璠爲中書侍郎使者八反乃至紀令劉孝勝深布腹心璠苦求還中記室韋登私謂璠曰殿下忍而蓄憾足下不留將致大禍孰若共構大厦使身名俱美哉璠正色曰卿欲緩頰於我邪我與府侯分義已定豈以夷險易其心乎殿下方布大義於天下終不逞志於一夫紀知必不爲已用乃厚禮遣之

秋八月武陵王紀舉兵由外水東下以永豐侯撝爲益州刺史守成都使其子宜都王圓肅副之

二年春二月上聞武陵王紀東下使方士畫版為紀像親釘支體以厭之又執侯景之俘以報紀初紀之舉兵皆太子圓照之謀也圓照時鎮巴東執留使者啟紀云侯景未平宜急進討已聞荆鎮為景所破紀信之趣兵東下上甚懼與魏書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太師泰曰取蜀制梁在茲一舉諸將咸難之大將軍代人尉遲迥泰之甥也獨以為可克泰問以方畧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險遠不虞我至若以鐵騎兼行襲之

無不克矣泰乃遣迴督開府儀同三司原珍等六軍甲士萬二千騎萬匹自散關伐蜀　夏五月武陵王紀至巴郡聞有魏兵遣前梁州刺史巴西譙淹還軍救蜀初楊乾運求為梁州刺史紀以為潼州楊瀍琛求黎州刺史以為沙州二人皆不悦乾運兄子畧說乾運曰今侯景初平宜同心戮力保國寧民而兄弟尋戈此自亡之道也夫木朽不雕世衰難佐不如送欵關中可以功名兩全乾運然之令畧將二千人鎮劒閣又遣其壻樂廣

鎮安州與瀴琛皆潛通於魏魏太師泰密賜乾運鐵券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尉遲迥以開府儀同三司侯呂陵始為前軍至劍閣畧退就樂廣翻城應始始入據安州甲戌迥至涪水乾運以州降迥分軍守之進襲成都時成都見兵不滿萬人倉庫空竭永豐侯撝嬰城自守迥圍之譙淹遣江州刺史景欣幽州刺史趙拔扈援成都迥使原珍等擊走之武陵王紀至巴東知侯景已平乃自悔召太子圓照責之對曰侯景

雖平江陵未服紀亦以既稱尊號不可復為人下欲遂東進將卒日夜思歸其江州刺史王開業以為宜還救根本更思後圖諸將皆以為然圓照及劉孝勝固言不可紀從之宣言於衆曰敢諫者死巳丑紀至西陵軍勢甚盛舳艫翳川護軍陸灋和築二城於峽口兩岸運石填江鐵鎖斷之帝赦任約於獄以為晉安王司馬使助灋和拒紀謂之曰汝罪不容誅我不殺汝本為今日因撤禁兵以配之仍許妻以廬陵王續之女使宣猛將軍

劉棻與之俱　夏六月壬辰武陵王紀築連城攻絶鐵鎖陸瀍和告急相繼上以謝答仁為步兵校尉配兵使助瀍和　武陵王紀遣將軍侯叡將衆七千築壘與陸瀍和相拒上遣使與紀書許其還蜀專制一方紀不從報書如家人禮上復與紀書曰吾年為一日之長屬有平亂之功膺此樂推事歸當壁儻遣使乎良所遲也如曰不然於此投筆友于兄弟分形共氣兄肥弟瘦無復相見之期讓棗推梨永罷懽愉之日心乎愛矣書不盡

言紀頻兵日久頻戰不利又聞魏寇深入成都孤危憂懣不知所為乃遣其度支尚書樂奉業詣江陵求和請依前旨還蜀奉業知紀必敗啓上曰蜀軍乏糧士卒多死危亡可待上遂不許其和紀以黄金一斤為餅餅百為篋至有百篋銀五倍於金錦罽繒綵稱是每戰懸示將士不以為賞寧州刺史陳智祖請散之以募勇士弗聽智祖哭而死有請事者紀辭疾不見由是將卒解體秋七月辛未巴東民符昇等斬峽口城主公孫晃降於

王琳謝答仁任約進攻侯叡破之拔其三壘於是兩岸十四城俱降紀不獲退順流東下游擊將軍南陽樊猛追擊之紀衆大潰赴水死者八千餘人猛圍而守之上密敕猛曰生還不成功也猛引兵至紀所紀在舟中繞牀而走以金囊擲猛曰以此雇卿送我一見七官猛曰天子何由可見殺足下金將安之遂斬紀及其幼子圓滿陸瀊和收太子圓照兄弟三人送江陵上絶紀屬籍賜姓饕餮氏下劉孝勝獄已而釋之上使謂江安侯圓

正曰西軍已敗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圓正聞之號哭稱世子不絕聲上頻使覘之知不能死移送廷尉獄見圓照曰兄何乃亂人骨肉使痛酷如此圓照唯云計誤上並命絕食於獄至齧臂啖之十三日而死遠近聞而悲之　魏尉遲迥圍成都五旬永豐侯撝屢出戰皆敗乃請降諸將欲不許迥曰降之則將士全遠人悅攻之則將士傷遠人懼遂受之八月戊戌撝與宜都王圓肅帥文武詣軍門降迥以禮接之與盟於益州城

北史民皆復其業唯收奴婢及儲積以賞將士軍無私焉魏以撝及圓肅並為開府儀同三司以迥為大都督益潼等十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

三年魏加益州刺史尉遲迥督六州通前十八州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迥明賞罰布威恩綏輯新民經畧未附華夷懷之